

186  
50  
31

校  
刻  
漢書評林

東 京 圖 書 館

五 〇 冊	三 一 號	三 八 架	三 五 函	正 一 史 類	漢 書 門
-------------	-------------	-------------	-------------	------------------	-------------

三十九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二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隆按三人皆以外戚舊恩封而皆賢故同傳  
商亦王氏之賢者而借也為風所妬卒以忠受直諫而不能遠害者與傳中所

隆按擁佑太子此正商剛毅大節自處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徙杜陵。商父武。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語在外戚傳。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惟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居喪哀戚。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羣臣。義足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為諸曹侍中中郎將。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愛幸。幾代太子。商為外戚重臣。輔政。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元帝崩。成帝即位。甚敬重商。徙為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權。行多驕僭。商議論不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師古曰。蹂躪也。躪。音九反。躪音。老弱號

師古曰。蹂躪也。躪音九反。躪音。

老弱號



荀悅曰王商言水不至非以傷見也。將欲忠主安民，事不得已而于死，其可痛乎。

劉子暉曰：王商望重一時，單于其貌爾成帝相。

呼。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師古曰：冒，蒙覆也。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廼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爲丞相。益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爲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師古曰：在未央宮中。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師古曰：單于將見天子。而經未央廷中過也。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爲琅邪太守。如淳曰：連昏者。婚家之婚親也。其

商已久聞單于言始以爲真。漢相則帝初不知也。單于之言果足爲重則堂堂之夫皆與相也。耶。必指言所使姓。名於此而漢書遺之以故不及。隆。接觀王商止。民避水與按問。災異兩事。班掾。其有剛毅節。信矣。及爲鳳所。中更欲內女爲。援剛毅安在哉。商所謂信道不。篤。既得之。思失。之者。也。劉奉世曰：下朝者。上以匡章下。丹等令問匡也。當屬下句。隨接。厥定者。即。

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問。如淳曰：部屬猶差次。鳳以曉商曰。師古曰：告語也。災異天事。非人力所爲。彤素善吏。宜以爲後。師古曰：且勿按問也。商不聽。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重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爲鳳所中。師古曰：中傷也。惶怖。更欲內女爲援。廼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女。會日有蝕之。太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文穎曰：令下朝者平之也。左將軍丹等問匡。師古曰：丹也。對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師古曰：意欲所行。必果之。性殘賊不仁。遣票輕吏微求人罪。師古曰：票疾也。微謂私求之也。票音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頻妙反。



鳳所使上書人  
也觀王章訟商  
云云則匡亦鳳  
使之云  
茅坤曰據傳本  
末商之為人亦  
近於正者而何  
必父子相許而  
何以又不信於  
丹而丹且為女  
求去也  
劉敞曰不親字  
宜屬下句  
呂祖謙曰商所  
以拒鳳以區區  
之正也以正獲  
罪雖不免猶足  
以自立奈何改  
節詭道以不正  
而濟之

與父傅通。及女弟淫亂。師古曰。謂傅婢也。奴殺其私夫。疑商教  
使。師古曰。私夫女弟之私與姦通者。章下有司。商私怨對。商子俊欲上書  
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乖  
迕。為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  
別。不親。師古曰。遠離女色而分別之。故云不親也。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  
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  
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師古曰。詭違也。執左道以亂政。師古曰。道謂不正。誣罔諄大臣節。師古曰。諄乖也。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  
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曰。逸書也。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  
蘇林曰。日者君之象。中者明之盛。盛而昧。折去右肱之臣。用無咎也。師古曰。此豐卦九三爻辭。  
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怨恨。而日為之蝕。於是退勃使  
就國。卒無怵愁憂。師古曰。卒終也。愁古惕字。今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  
世之寵。師古曰。自宣帝至成帝凡三主。身位三公。宗族為列侯。吏二千石

茅坤曰此兩引  
為女者亦本色  
情事深切刺骨

茅坤曰又本色  
排評深切刺骨

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  
亂。殺人。怨對之端。宜窮竟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  
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即求好女以為妻。陰知其有身而  
獻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  
國。即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今商  
有不仁之性。廼因怨以內女。其姦謀未可測度。前孝景  
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為即得雒陽劇孟。關東非漢  
之有。今商宗族權執。合貲鉅萬計。私奴以千數。非特劇  
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闔門內亂。父子  
相許。師古曰。許告斥其罪也。音居謁反。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  
繆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虧損  
盛德。有鼎折足之凶。師古曰。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餗。鼎實也。謂所享之物也。渥厚也。  
言鼎折其足。則覆其其實。喻大臣非其任。則腐敗國典。故宜加以厚刑。臣愚以為聖主富於春秋。即



茅坤曰用與商  
本兒女姻而引  
佞人張匡者所  
云以執奏之豈  
匡所云為女求  
去固有自耶

凌迪知曰成帝  
既知匡言多險  
而復制詔御史  
竟為鳳所制也  
聞竊甚矣哉

位以來。未有懲姦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宜  
誅討不忠。以遏未然。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  
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  
為天下師。不遵法度。以翼國家。而回辟下媚。以進其私。  
師古曰。回邪也。執左道以亂政。為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  
皆為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孟康  
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是也。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  
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國家。典領百寮。協  
和萬國。為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為丞相。出入五年。  
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  
女弟內行不修。奴賊殺人。疑商教使。為商重臣。故抑而  
不窮。今或言商不以自悔。而反怨懟。朕甚傷之。惟商與  
先帝有外親。未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

隆按班掾借章  
封事結商案

隆按丹傳止叙  
輔翼太子一事  
始末

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諡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為  
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  
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有詔  
長子安嗣。爵為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商死後。連  
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召見。訟商忠直  
無罪。言鳳顯權蔽主。鳳竟以法誅章。語在元后傳。至元  
始中。王莽為安漢公。誅不附己者。樂昌侯安見被以罪  
自殺。國除。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帝時  
為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皇考者孝宣帝父也。宣帝微  
時。依倚史氏。語在史良娣傳。及宣帝即尊位。恭已死。三  
子高曾玄。曾玄皆以外屬舊恩封。曾為將陵侯。玄平臺  
侯。高侍中貴幸。以發舉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



王繼慎曰詔丹  
護太子家句一  
篇柱下

隆按上數稱其  
才與上有材藝  
句相應

宣帝疾病。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薨。諡曰安侯。自元帝為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為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傅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鼗鼓殿下。師古曰。鼗本鼗。上之鼓。聲音步迷反。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隨鼓。師古曰。檻。鞞也。音下也。音顏。隨也。一曰。鼗。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廼器人於絲竹鼓鼗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

茅坤曰史丹言  
屬詭而見則忠  
而湛深矣

郡經邦曰史丹  
之青蒲朱雲之

如淳曰。器人。取人器能也。陳惠。李微。是時好音者也。服虔曰。二人皆黃門鼓吹也。於是上嘿然而咲。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師古曰。同處長。養以至於壯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貴謂丹。師古曰。謂者告語也。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母。涕泣感傷陛下。師古曰。屬。音之欲反。罪廼在臣。當死。上以為然。意乃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師古曰。稍。侵言漸篤也。平和也。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



折檻皆一時盛  
事劉奉世曰臣子  
宜屬下句不當  
斷之  
茅坤曰亦以執  
劫之之諫

隆按成帝生甲  
觀畫堂宣帝愛  
之字曰太孫云  
茅坤曰妄聞罪  
當死此一着更  
妙  
隆按太子由是  
句了護太子事

茅坤曰丹之不  
附定陶太后卒  
以免官一節乃  
其大節也漢書  
何不以見之本  
傳而以附之傳  
喜傳似非史記  
大体處  
又曰此則丹之  
不能以道自將  
處  
真德秀曰成帝  
免師丹策其辭  
頗溫厚殊得進  
退大臣体云

青規地曰青蒲自  
非皇后不得至此  
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

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師古曰自託為臣子見定陶

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

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

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

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

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

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師古曰安焉也丹即却

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師古曰却退也離青蒲上上因納謂丹曰吾

病浸加恐不能自還師古曰浸漸也不自還者言當遂至崩亡也還讀曰旋善輔道太

子母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為嗣矣元帝竟

崩成帝初即位擢丹為長樂衛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

侯食邑三百戶給事中後徙左將軍光祿大夫鴻嘉元

年上遂下詔曰夫慶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

丹往時導朕以中正秉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為武

陽侯國東海剡之武彊聚戶千一百如淳曰聚邑居也丹為人

足知愷弟愛人貌若儻蕩不備師古曰儻蕩踈誕無檢也然心甚謹密

故尤得信於上丹兄嗣父爵為侯讓不受分丹盡得父

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賞賜累千金僮

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味聲

色之樂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骨上賜策

曰左將軍寢病不衰師古曰言病不損也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

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

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

衰丹歸第數月薨諡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

以丹任並為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



卿大夫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廼絕。唯將陵侯曾無子。絕於身云。

隆按喜傳止敘不合。傅太后一事始末。

隆按此叙孔鄉侯傅晏陽安侯丁明伏後丁傳皆嫉喜案。

隆按論議不合。應前喜敗諫句。

傅喜字稚游。河內溫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喜為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喜為衛尉。遷右將軍。是時王莽為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莽退。眾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如淳曰。俱傅太。后從父弟也。而女為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喜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

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

魯以季友治亂。

師古曰。謂季氏亡。則魯不昌。

楚以子玉輕重。

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

侯喜可知。

魏以無忌折衝。

師古曰。信陵君。

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

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

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

光輝。傅氏之廢興也。

如淳曰。傅喜顯則傅氏興。其廢亦如之。

上亦自重之。明年

正月。廼徙師丹為大司空。而拜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

丁傅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

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執正議。傅太

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

月。遂策免喜曰。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

而本朝大臣遂其姦心。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就



隆按曰上亦自  
重之曰上不聽  
已曰上亦不聽  
見喜所以去位  
由傅太后非上  
之故云  
陳仁子曰高武  
侯傅喜於傅太  
后為親屬太后  
欲與政事則爭  
欲稱尊號則又  
爭皆無一毫私  
念寧受策免而  
不阿附寧遣就  
國而不怨誅與  
諸傅驕奢貪進  
者不同他日王  
莽加害丁傅之  
家而喜獨全者  
非幸也宜也  
茅坤曰贊大都  
史遷而溢宕

不趙  
黃震曰王商剛  
毅不平王鳳史  
丹忠懇卒全太  
子傅喜廉虛有  
識不順傅太后  
皆成晚之選也  
商遭難而納女  
丹功成而燕樂  
惟喜也守正不  
附至再益堅不  
肯一日苟安其  
富貴嗚呼喜其  
尤賢者乎

第傅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無功而封內  
懷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圯族  
應劭曰放弄教  
令毀其族類虧損德化罪惡雖在赦前不宜奉朝請其

遣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亦不聽喜在國三歲餘哀帝

崩平帝即位王莽用事免傅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

徙合浦莽白太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慤論議忠

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

故斥逐就國傅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其

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

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賜諡曰貞

侯子嗣莽敗乃絕師古曰史不  
得其子名也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師古  
曰三

王謂印成侯及師古曰陽平謂王鳳之家也言  
商鳳三家也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

人也師古曰言  
無善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名其執尤

盛曠貴最久師古曰陽平謂王鳳之家也言  
居非其位是為曠官故云曠貴然至於莽亦以覆

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

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傅會

善意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闈入臥內推至

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

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詩無言不讎  
無德不報故贊引之以喻丹傅

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二終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三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薛宣字贛君東海郟人也

師古曰贛音貢郟音談

少為廷尉書佐都

船獄史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

師古曰斗食者祿少一歲

不滿百石計日以斗為數也

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

能從宣歷行屬縣師古曰以宣自從也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

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

尉丞師古曰趙貢察舉宣故得遷也幽州刺史舉茂材為宛句令師古曰樂浪屬幽州

故為刺史所舉也宛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為長安令治

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

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

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稱

文王之德曰至于日中仄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

弗皇暇食宣引此言也

陳仁子曰匡衡為石顯所引故

隆按二人同傳以皆佐史起家為去吏而及位丞相也傳以彈劾論去云唐順之曰古之傳循吏者其所樹立施設止於一郡一邑而不究乎其大故史氏亦從一郡一邑而謂之循吏傳若薛馮翊之事業有大小焉者則不得從一郡一邑書之故不循循吏而別自為傳茅坤曰薛宣與種方進二傳更數千言而頭緒最多班掾獨去點次如掌上可



日食地震不致  
歸咎宜官薛宣  
為王鳳所薦故  
陰陽不和不敢  
歸咎權賊觀宣  
言實部刺史條  
委是也宜何舍  
豺狼而問狐狸  
哉  
林希元曰詞簡  
而暢意切而足  
非漢人不能為  
此文字  
茅坤曰宣此疏  
以游說主上而  
一則為上覆過  
委罪臣下一則  
私以巧媚求為  
進附亦足智多  
謀之一也  
隆按此字指上  
文部刺史不循  
守條職以下言  
茅坤曰宣之獲  
主上意由此

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  
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  
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信  
意舉劾。妄為苛刻也。六條解在百官公卿表。舉  
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  
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師古曰。言  
求備於人。郡縣相迫促。  
亦內相刻。流至眾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  
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  
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師古曰。否。閉  
也。音皮。鄙反。和氣不興。未必不  
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餱。食  
也。解在元紀。餱音侯。  
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  
師古曰。申。束  
也。謂約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  
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史郡國  
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師古曰。稱。舉也。白  
黑猶言清濁也。白  
繇是知

隆按滿歲稱職  
句先虛言之自  
始高陵令至郡  
中清靜是稱職  
之實  
唐順之曰叙宣  
作馮翊只于區  
處屬吏上見之  
茅坤曰此正宣  
之疆幹足知處  
大略今之為名  
郡亦只須如此

名。出為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師古曰。廢。亂。古師  
曰。廢。亂。者。政  
教不行也。上徙宣為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  
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始高陵令楊湛。櫟陽令  
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師古曰。師  
曰。雖每案驗之。  
不能窮竟其事。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  
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  
宣之效。廼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師古曰。牒。書謂  
書於簡牒也。封與湛曰。  
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孟康曰。法有主  
守盜。漸官錢自  
入己。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師古曰。依  
則至重罪。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  
後。師古曰。伸。眉。言無愛也。且令  
自去職不廢。其後更為官。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  
分明之。師古曰。記。謂所與湛書也。分明。謂考問  
使知清白也。宣恐其距諱。即欲驗治之。湛自知罪臧皆  
應記。師古曰。與。宣  
書記相當。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



隆按輕宣與上  
敬宜相顧

黃瓊曰昔漢有  
兩令換縣視事  
數月而縣皆治  
者故在平陵薛  
恭不為嫌在鉅  
鹿尹賞不為虧  
在栗邑不為虧  
而在潁陽不為  
屬所謂或以德  
顯或以功舉誠

哉識治體者之  
論也  
茅坤曰按薛宣  
之以兩縣令相  
更今亦有之而  
班掾所點次處  
繁費甚辭色  
假令史選為之  
傲言而特嗚矣  
茅坤曰荆川云  
中問插入數句  
虛語便錯綜予  
竊謂此數句正  
是小結案  
又曰以下又別  
為序次亦上面  
區處屬吏之附  
見者  
茅坤曰漢郡太  
守權重故得如  
斯行事

授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  
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

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  
師古曰言歛取錢財以  
供給與造非法之用  
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  
師古曰賈  
讀曰價

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  
師古曰游  
本因薦舉  
得官而身又是  
故使掾平鑄令  
如淳曰平鑄激切使之自知過也  
晉灼曰王常為光武鑄說其將帥

此謂徐以微言鑄鑿遺之也師古曰  
平掾之名鑄謂琢鑿也鑄音子全反  
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令詳思之方調守  
師古曰言欲選人  
且代游守令職  
游得檄亦解印綬

去又潁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  
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栗邑

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  
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栗宣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  
師古曰

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  
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  
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  
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

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  
唯聖人為能體備之  
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  
所職卒功業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

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  
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為吏

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  
利  
師古曰愛人  
而安利也  
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

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廼其妻獨受繫者  
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

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  
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

立之樞以顯其魂  
師古曰以  
此職追贈  
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

立之樞以顯其魂  
師古曰以  
此職追贈



唐順之曰冷語却亦澹宕  
芋坤曰宣之為郡本憲故班掾盡力點綴在此然亦煞覺費辭色較之史遷還遜一步  
陳仁子曰薛宣短於立朝永見短於立朝永見特阿其所好而舉之豈果公於論薦哉他日薛宣為御史數月為相六年並無

建立以至冊免幾若黃霸聲名減於治郡者何前後相背也

予送葬。及日至休吏。師古曰冬夏至之日不省官事故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关相樂。師古曰壹关謂一為歡笑耳关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師古曰省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為少府。共張職辦。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斲。王功不興。師古曰墮斲也斲壞也墮音火規反

師古曰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固反

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師古曰言在天子轂轂之

下不吐剛茹柔。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云惟仲山甫剛亦不舉錯吐柔亦不茹言其平正也茹食也音人庶反

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

德並行。眾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

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文穎曰減三輔之賊什九也功效卓爾。自

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師古曰馮翊本左內史之地故云然孔子曰。如有

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師古曰簡大也亦曰明也兩府丞相御史

也。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舉。師古曰過稱謂踰其實而妄稱譽之也奸犯也音干臣聞

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

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

師古曰自從也召南羔羊之詩美在位皆節儉正直其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卿大夫履行清絜減退膳食率從公道也宣無私

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



隆按宜爲丞相  
下卽次除趙貢  
兩子爲史所以  
駭竊君爲丞相  
兩語不脛云

隆按叙廣漢盜  
賊一段爲下文  
冊詞張本

華虛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爲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爲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宣除趙貢兩子爲史。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爲吏亦有能名。宣爲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爲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羣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廼拜河東都尉趙護爲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降者數千人。廼平。會卬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歛以趨辨。師古曰。卬成太后宣帝王皇后也。趨言苟取辨。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册免宣曰。君爲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朕旣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廩空虛。百姓飢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並

茅坤曰此亦宜  
之足知多謀處

隆按明習文法  
句應前

興。羣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廼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兩絕。幾不爲郡。三輔賦歛無度。酷吏並緣爲姦。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師古曰。有司法君。領職解慢。據法以劾也。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不忍致君于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初宜爲丞相。而翟方進爲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爲丞相。思宣舊恩。宜免後二歲。薦宜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上徵宜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昌侯。給事中視尙書事。宜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宜有兩弟明脩。明至南陽太守。脩歷郡守京兆尹



茅坤曰按此可見漢時父母喪三年非通制也隆接宣父子禍根在兄弟不和一節故先叙之隆接自宣子况至身八創書况罪案

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脩居官。宣為丞相時。脩為臨菑令。宣迎後母。脩不遣。後母病死。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師古曰駁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問難。脩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久之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况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賊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師古曰創謂傷之也。音初。良反。會司隸缺。况恐咸為之。遂令明遮斫咸官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眾等奏况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救丞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脩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眾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况知咸給事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眾中。欲以扇塞

茅坤曰按申咸之奏御史中丞評情事如畫可謂工矣固是漢書佳處然較之及張湯之死三長史處當隔一層

聰明杜絕論議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眾譴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散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師古曰過公門則下車。見路馬則撫式。蓋崇敬也。式車前橫木。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師古曰遂成也。言舉意不善。雖有成功。猶加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師古曰浸近也。言傷戮大臣。有所逼近也。浸字或作侵。侵犯也。其義兩通。況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孟康曰手傷人為功。使人行傷人為意。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弄市。廷尉直以為律曰。鬪以刃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痕者。與痛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痕。音修。痛音銷。咸厚善脩。而數稱宜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師古曰言咸為脩而毀宣是不誼而不直。況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非以恐咸為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



真德秀曰此議中丞為當廷尉所職非是陸瑞家曰薛宣雖能吏然大節甚不足疏苛政不及王氏則忠不足弟持母喪三年而宣繼之則孝不足武長

公主寡居而宣尚之則義不足三者人之大倫而如此區區吏治尙容喙哉是宜其敗子而遺笑也

唐順之曰初宣一段接上文茅坤曰予按此一段纔是宣之結局非接也

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

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

名。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手

足。今以況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

義。原心定罪。師古曰。原謂尋其本也。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

惡。加誣欺。輯小過成大辟。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合也。陷死刑。違明詔。恐

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

直。師古曰。以其身受賊也。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為城旦。師古曰。以其身有爵級。故得減罪而

為完也。况身及同謀之人。皆從此科。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

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

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為庶人。歸故郡。卒於家。宣

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

過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亦如今之驛及行道館舍也。郵音尤。宣心知

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師古曰。處安也。什器為生之具。

也。解在平紀。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

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

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師古曰。若自出其意。不云惠使之言。宣笑曰。吏道以法

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眾

人傳稱以宣言為然。初宣後封為侯。時妻死。而敬武長

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

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況私從敦煌歸長安。

會赦。因留與主私亂。哀帝外家丁傅貴。主附事之。而疏

王氏。元始中莽自尊為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而況與

呂寬相善。及寬事覺時。莽并治況。發揚其罪。使使者以

太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排擠

宗室。且嫂何與取妹。披袂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也。故



評元后為嫂披發也。挾挑也。與于也。言此事不干於嫂也。挾音古穴反。挑音它洞反。使者迫守主。師古曰守而逼之。

遂飲藥死。況梟首於市。白太后云。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乃止。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

少年。捕博敢行。師古曰。好賓客及少年。而追捕擊博無所避也。稍遷為功曹。伉俠。

好交。師古曰。伉健也。音口浪反。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

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

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以太常掾。察廉補安。

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為督郵書掾。所部。

職辦。郡中稱之。而陳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

獄。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師古曰。去吏自解職也。間。步謂步行而伺間隙以去。候伺咸。

事。咸掠治困篤。博詐得為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

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為咸驗治數百。師古曰。謂被掠答也。卒免。咸死。

凌約言曰。郡中稱之。已結上文矣。乃用而字帶下。陳咸為御史。作起著所以顯名。為郡功曹之故云。

夫不避風雨句。

虛舜治曰。叙錄見諸自言一事。筆法雷厲風行。方可以語伉俠。

隆按吏民大驚。二句應上欲以。觀試博後博徐。同二句應博心。知之。

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為郡功曹。久之成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為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師古曰。更歷也。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迺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師古曰。丞尉職卑。皆黃綬。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師古曰。屬委也。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迺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為并。



茅坤曰以下零碎本沒緊要情節切要緊寫博之伉俠及武吏不更文法處生色如畫

盧舜治曰處齊兒之臥病驚遂之舒遲兩事亦可謂不惡而嚴矣

茅坤曰與上伉俠不更文法數相應淋漓

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

師古曰言齊人之俗

其性遲緩多自高

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

師古曰右曹上曹也移病

謂移書言病也一日以車而移居也

博問其故對言惶恐

師古曰言懼新太守之威

故事二

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廼敢起就職博奮髻抵几

曰

師古曰髻頰毛也抵髀也音紙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廼召見諸曹史

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

師古曰皆新補置以代移病者

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

贛遂耆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教主簿

師古

曰治此教告主簿

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閑習廼止又

敕功曹官屬多褻衣大襜

師古曰襜音紹謂大袴也

不中節度自今掾

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

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

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奈生

所言聖人道何也

師古曰言不能用

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

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

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為大吏文

武從宜

師古曰各因其材而任之

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

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

師古曰稱副也

以是豪強懾服

師古曰懾音之涉反

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

中皆不得

師古曰於縣廷之中報仇殺人而其賊亡捕不得也

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

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

不出於是府丞詣閤博廼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

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閤下書佐入博口占

檄文曰

師古曰隱度其言口授之

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

師古曰言已得縣之文書如此

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

師古曰游徼職主捕盜賊故云如律令

王卿得救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

隆按俗字感上



隆接其操持下  
皆此類也句結  
上起下之詞  
茅坤曰借薛宣  
相錯形長短  
隆按叙博治左  
馮翊却用一段  
散詞虛敘儘見  
銷綜變化之妙

王維楨曰博問  
何等創正操持  
下處

隆接技拭用禁  
亦使過術

王維楨曰與筆  
札使自記亦是  
操持下處

隆接投刀使削  
所記即技拭用  
禁之意

王維楨曰恐為  
官屬所誣亦是  
操持下處  
隆按廷尉本起  
於武吏二句應  
前博本武吏二

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

伐閱詣府

師古曰伐功勞也。閱所經歷也。

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

師古曰部掾所部之掾也。

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第入守左馮翊。滿

歲為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譎。

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師古曰言少仁愛而不能便利於人。然亦縱舍。時有

大貸

師古曰縱放也。舍置也。貸謂寬假於下也。

下吏以此為盡力。長陵大姓尚方

禁

師古曰姓尚方名禁。

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

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瘕

師古曰瘕創痕也。音盤痕音胡恩反。

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

得

師古曰言其得被斫之情形。

叩頭服狀。博咲曰。大丈夫固時有是

師古曰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

馮翊欲洒卿恥。技拭用禁

師古曰技拭摩也。洒音先禮反。技音文粉反。

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

師古曰言盡死力也。

博因敕禁毋

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

師古曰不令泄技拭之言。而外有便宜之事。為書記以言於博。

因親

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

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

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

師古曰積取之事。

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

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廼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

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

師古曰蹉音千何反。

跌音徒。

博遂成就之。

師古曰言進達也。

遷為大司農。歲餘坐小法。

左遷犍為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為寇盜。

師古曰若兒其豪長之名。

博厚結其昆弟。使為反間。襲殺之。郡中清。徙為山陽太守。

病免官。復徵為光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

下獄。博恐為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

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眾賢。亦何憂。然廷尉

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

師古曰剽劫也。剽猶言行也。



音頻 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

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

諸君覆意之。如淳曰但欲用意覆之不近法律事故也師古曰覆音方目反正監以為博苟

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為

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

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以明示下。為不可欺

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

奏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以博名臣召見。起

家復為光祿大夫。遷為京兆尹。數月超為大司空。初漢

興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

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

武為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師古曰立此議而國之輔

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師古曰則

隆接先詳次兩更丞相御史大夫及三公官始末而後次博奏復御史大夫疏文有開闔陳仁子曰三公古無設官以卿士有道者兼之漢之二公不特不擇其人并素

其名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漢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至其後又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况又以如王根者為之去論道之人滋遠矣何武言復三公蓋亦未盡其實也

法也三光日月星也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

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

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問師安

昌侯張禹。禹以為然。時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

軍。而何武為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

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

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官焉。議者多以為古

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

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

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

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

師古曰史言此者著御史大夫之職當休廢也後二歲餘。朱博為大司空。奏言帝王之

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



隆按未獲嘉祐  
暗應并竭烏去

陳仁子曰博請  
盡力以御史為  
百僚率當時丁  
傳之驕奢新都  
之姦邪博由御  
史為丞相卒以  
受太后指自殺  
亦豈嘗過而問  
哉  
隆按先次奏改  
刺史一段而後  
次博奏復刺史  
疏文有開合  
陳仁子曰漢刺  
史之立非古也  
待起於漢武時

凡十三部各一  
人以六條察事  
是故以下大夫  
之秩而彈郡守  
侯王之尊乘傳  
行郡國翟方進  
謂以卑而臨尊  
似非所宜是矣  
獨不思刺史職  
專糾舉蓋國法  
所寄其秩雖卑  
其權則重漢二  
百年守令多稱  
賢能未必非刺  
史激濁揚清之  
力雖名號未正  
無害也方進罷  
之者惡其名朱  
博復之者取其  
實成帝猶可言  
也至靈帝假牧  
守以廢刺史而  
漢亡矣  
唐順之曰此一  
段似趙廣漢張  
傲傳休  
茅坤曰予竊以

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師古曰。更經也。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哀帝從之。廼更拜博為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以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為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

乘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師古曰。勸而立功也。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椀。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為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



為此等風調正  
是班氏本色  
隆按此段插入  
虛語襲博生平  
黃震曰博游俠  
耳平生為吏所  
到輒出奇譎以  
逆折其人小操  
持其下真太人  
之才也博太后  
非禮求稱尊號  
攬權縱橫傳喜  
以骨肉之親猶  
不肯苟順而去  
博乃投機賈諂  
竊取相權仰藥  
宜矣

茅坤曰以下序  
次朱博及孔鄉  
侯晏博會罔上  
處并及彭宣矯  
望與勝等彈劾  
頗類史記武帝  
封三王世家

隆按皆無益於  
治與上無益政  
治相應

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陶太后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博喜為大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博晏亦太后從弟。調諛欲順指。會博新徵用為京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以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博代為大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為庶人。以博代光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博太后怨博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博受詔與御史大夫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

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師古曰汜音凡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也。請皆免為庶人。上知博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以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為百寮先。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師古曰詔已罷官事又經三赦也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為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右將軍蟜望等四十四人。師古曰蟜音矯以為如宣等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三終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四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為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小史。號遲頓不及事。師古曰頓讀曰鈍數為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廼從汝南蔡父相。問己能所宜。師古曰言從何術藝可以自達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為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為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眾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為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為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

茅坤曰按方進以羈旅遊學遂成名儒所歷中外並以慘戮之排擯當世結智主上固其材之雄且鷲也巳而卒以自殺其殆陰符家之驗與班婕妤末點綴若畫可為戒心其子議以討葬夷族有古烈士風順之日段段生情隆按相當封侯與辭其後母二節俱伏後案

方進治曰昔叙為已露其禍所之一倪矣且以



唐順之曰此至兩司隸一大段敘事精覈

許應元曰豫設不坐及暴揚尙書事與奉詔不謹皆於法爲不

伺常大都授時

師古曰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

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

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己

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

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爲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

煩苛所察應條轉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

師古曰刺史歲歲輒奏事涼師

也遷爲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

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

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

師古曰當祭泰時時行事有闕失罪合贖

今尙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爲尙書時嘗有所奏

事忽忘之留月餘

師古曰言此者冀尙書忘己之事不奏

方進於是舉劾慶

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爲尙書知機事周密壹統明

主躬親不解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

比師古曰師古曰又暴揚尙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

敬耳願解非也

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

師古曰既自云不坐又言遲疾無所在此之二條於法皆爲不敬

臣謹

以劾慶坐免官會北地浩商爲義渠長所捕亡

師古曰義渠北地之縣也商被縣長捕而逃亡

長取其母與緞豬連繫都亭下

師古曰以深辱之殺杜豕

也音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

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

并力逐捕察無狀者

師古曰無狀謂商及義渠長本狀之違曲也

奏可司隸校

尉涓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

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爲職今丞相宜請

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

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爲宰士者言其宰相

之爲官而位爲士也奉

甚諄逆順之理

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

宜本不

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

宜欲專權作威乃害于乃國不可之大者

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

威乃凶于乃國害于厥躬故引之

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



陸按插入會浩  
商二句結商前  
案即陸接上

隆接丞相御史  
大夫且不肯謁  
矣而願私過光  
祿勳與下車立  
以頌成都之過  
勳誠邪調無常  
者方進之効委  
未可盡咎其報  
復也

度議者以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會浩商捕得  
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  
兩府師古曰丞相及御史也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  
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涓勳亦初拜為司隸不肯  
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方進陰察之  
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  
車立頌過廼就車師古曰謂待也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  
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  
卑上下之禮為大也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  
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師古曰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  
稱曰皇帝為丞相起起立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輿立乃升車羣臣宜皆承順聖  
化以視四方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  
相賤易上卿而又詘節失度邪調無常師古曰私過辛慶忌見王商而下車是邪

隆按次平當所  
願一與前相

也師古曰色厲內荏墜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

相免勳時太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  
不自教正以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  
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  
以詆欺成罪後丞相宜以一不道賊請遣掾督趣司隸  
校尉如淳曰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為不道司隸校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

進復舉奏勳議者以為方進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阿  
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宜抑絕其原勳素行公直姦人所  
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  
逆詐廢正法遂貶勳為昌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

師古曰旬歲猶言滿歲也若十日之一周朝廷由是憚之丞相宜甚器重焉常誠

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

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為姦利者師古曰權專也辜權者言

唐順之曰書冷



隆按常與方進書切中方進之病故班史特次之且以結前遂相親友案

茅坤曰非方進之遺門下諸生記常所問經義何以得此

隆按叙後母尙在一段結前案

隆按總提爲相數句于此爲綱

己自專之。它人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威數千萬。上以爲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爲京兆尹。博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爲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師古曰。言當犯廷貴戚而見毀。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居官三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漢盜賊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並徵發爲姦。免爲庶人。方進亦坐爲京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母尙在。方進內行脩飭。供養甚篤。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師古曰。漢制自文帝建昭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細麻七日。之後國家遵以爲常。大功方進自以大臣。故云不敢踰制。爲相公。聚請託不行。郡國持法

以後分疏之爲目

唐順之曰此本張湯傳叙朱買臣嚴助事

隆按此以上總起句只發明特立後

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闕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爲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即位。擢爲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從博士爲刺史。云後方進爲京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爲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從高第。郡守歷京兆太僕爲衛尉矣。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師古曰。簿謂伐閱也。簿音主簿之簿。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晉灼曰。大臣獄重。故以秩二千石五人詰責之。咸詰責方進。



隆按次方進必恨一句為根以發陳咸皆本此

茅坤曰王商大較勝王鳳獨其憎陳湯一節似傾危非大臣之器而翟方進又啣之以此譏排陳咸等可謂巧依之甚者已隆按內懼不安與上詰責方進句相顧曰歷次王維楨曰歷次方進交詞俱本心恨來

冀得其處。方進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為中郎。與從事師古曰每有政事皆與謀之而行也。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音代鳳輔政。亦厚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煌。時方進新為丞相。陳咸內懼不安。廼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師古曰解說猶今言分疏。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居亡何。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後為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而官媚邪臣。欲以微幸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咸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奏可。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

盧壽治曰傳叙其効紅陽侯不獲從而案所黨與者三人匿淳于長有累從而條所厚善者二人此其左傾右壞之術又出於彈治之上者

茅坤曰不能排紅陽侯立而陰

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微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師古曰冒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効立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上以太后故免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以金錢與立立上封事為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蘇林曰託於詔文也誠不可更有它計師古曰言不宜遣長就國後長陰事發遂下獄方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眾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



播其黨友可謂  
腐墮之才矣

真德秀曰方進  
所刻太抵皆私

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闓。故光祿大  
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  
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偽材。過  
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  
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師古曰。愛利謂仁。愛而欲安利人也。天下  
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  
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  
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  
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  
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  
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師古曰。事見左氏傳。行父魯卿季文子也。翅翼  
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眾。誠難犯。犯之眾敵並怨。善  
惡相冒。師古曰。冒。覆蔽也。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闓

意也以其文辭  
則雅馴曰插入  
唐順之曰插入  
此一段洗發生色  
又曰洗發生色  
隆按方進知能  
一段總結上文  
而內求人主微  
指句又以引起  
下文云

茅坤曰方進倚  
主上之知獲避  
淳于長朋黨之  
罪幸矣而復條  
奏長之他友善  
者以刷己之污  
其傾危之資根  
根如此又揭

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咸既廢錮。  
復徙故郡。以憂發疾而死。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  
事。以儒雅緣飭法律。號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  
亡不當意。內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  
雖外戚。然以能謀議為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  
薦之。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以方進大  
臣。又素重之。為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  
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  
君子與之。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以自持。  
方進廼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  
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此。方進雖  
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  
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也。如淳曰。劉歆及田終術。二人皆受學於方進。厚李尋以



好左氏傳一段  
為李導奏記起  
案導言應變之  
權君侯所自明  
正以其好左氏  
傳天文星歷故  
也

漢書卷八十四

五

為議曹。為相九歲。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尋奏記言應  
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張晏曰。元延

日九年之中。而日三食。月朧。側 山川水泉。反理視患。張晏曰。元延

江江水不流。山地之綱。宜固而崩。 民人訛謠。斥事感名。如淳曰。斥

盜。感名。燕燕尾。涎涎。是也。 三者既效。可為寒心。今提揚眉。矢

貫中。服虔曰。提攝提星也。揚眉。揚其芒角也。矢在矢也。孟康曰。綏和元年

謂正直。孤中者。 狼奮角弓且張。張晏曰。狼一星。奮角者。有芒角

也。兵起之象。 金歷庫。土逆度。張晏曰。庫二十星。在軫南。金太白也。

也。 輔湛沒。火守舍。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沈沒不見。則

一曰。火守舍。 萬歲之期。近慎朝暮。師古曰。萬歲之期。謂死也。上

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為具

臣以全身。難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勳。闔府三

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師古曰。三百餘人。方進

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為星。師古曰。賁姓也。言大臣

宜當之。上廼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册曰。皇

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

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灾害並臻。民被飢餓。

加以疾疫溺死。關門牡開。張晏曰。元祐元年。章 失國守備。盜

賊黨輩。吏民殘賊。毆殺良民。斷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

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為隱蔽。皆亡忠慮。羣下兇兇。更

相嫉妬。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

之念。間者郡國穀雖頗孰。百姓不足者尚眾。前去城郭

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師

曰。謂財 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

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墮及園田。過更算馬牛

羊。張晏曰。一切權時也。墮。城郭旁地。園田入多。益其稅也。百人為卒。取一

一本杜作杜

漢書卷八十四

七



黃覽曰方進為  
司直旬歲而免  
南司獄為相九  
歲中傷尤多蓋  
無一而非私意  
為之大抵志於  
嗜殺者未有不  
遠以自殺也方  
進之死何必責  
厥言星而後見  
哉  
司馬光曰方進  
罪不至死而誅

千輸二十也。師古曰：嘆。音人緣反。解在食貨志。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為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師古曰：容容。隨衆上下也。將何以輔朕。帥道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尙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方進即日自殺。如淳曰：漢備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尙書以丞相不起病聞。上祕之。遣九卿冊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師古曰：柱。屋柱也。輿。軒前闕版也。皆以白素衣之。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賜棺棺。歛具。贈錢葬地。葬日公卿已下會葬焉。謚曰恭侯。長子宜嗣。宜字太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在。為關都尉南郡太守。少子曰義。義字文仲。少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為婚。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飲未訖。會義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言自若。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通名也。立廼走下。義既還。大怒。陽以它事召立至。以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師古曰：鄧。部分其掾而遣之。鄧亦南陽之縣。恢亦以宛大縣。恐見篡奪。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師古曰：因。太守行縣。以立自隨。即送鄧之獄。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師古曰：言若都尉自送。至獄。不如本不收治。載環宛市。廼送。師古曰：環。繞也。皆下。申反。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立家輕騎馳從武關。入語曲陽侯。曲陽侯白成帝。帝以問丞相方進。遣吏救義出。宛令

之以當大變是  
經天也方進有  
罪當刑隱其諫  
而厚其罪是詛  
人也孝成可謂  
不知命矣  
隆按立與曲陽  
侯為婚冷中伏

之。以當大變是  
經天也方進有  
罪當刑隱其諫  
而厚其罪是詛  
人也孝成可謂  
不知命矣  
隆按立與曲陽  
侯為婚冷中伏



隆按入獄當  
死句班史法其  
意以形其持法  
之刻深

隆按非漢鼎周  
公染指漢鼎當  
時人士非愚而  
信之即陷而附  
之矣廼義獨舉  
義兵之不常攝  
者聲罪之辭略  
與齊王討諸呂  
遺諸侯王書意  
同事雖不成誠  
哉不怨于先帝  
也

宛令已出。吏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知為吏也。其意以  
為入獄當輒死矣。師古曰。謂其不知立有所恃。挾以自免。脫。後義坐法免。起家  
而為弘農太守。遷河內太守。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  
烈。徙為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  
謂姊子上蔡陳豐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  
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  
望。師古曰。言漸試天下人心。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  
無彊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  
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  
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  
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師古曰。埋名謂身理而名立。今  
欲發之。乃肯從我乎。師古曰。乃汝也。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  
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

及東郡王孫慶素有勇略。以明兵法。徵在京師。義廼詐  
移書。以重罪傳逮慶。師古曰。追赴獄也。於是九月都試日。如淳曰。太  
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殿殿最也。斬觀令。文穎曰。觀縣名。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  
郡中勇敢。部署將帥。嚴鄉侯信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  
死。信兄開明嗣為王。薨無子。而信子匡復立為王。故義  
舉兵并東平。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  
以東平王傅蘇隆為丞相。中尉臯丹為御史大夫。移檄  
郡國。言莽鳩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  
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眾十餘萬。莽聞之大懼。廼拜  
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奮武將軍。光祿勳成  
都侯王邑為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為彊弩將軍。春王  
城門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師古曰。春王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也。本名宣平門。莽更改焉。  
宗伯忠孝侯劉宏為奮衝將軍。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為



中堅將軍。中郎將震羌侯竇兄為奮威將軍。師古曰兄讀曰況

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

命以擊義焉。復以太僕武讓為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將

作大匠蒙鄉侯遂並為橫壘將軍。屯武關。師古曰遂姓也並名也音錄

義和紅休侯劉歆為揚武將軍。屯宛。太保後丞丞陽侯

甄邯為大將軍。屯霸上。師古曰丞陽侯音燕常鄉侯王輝為車騎

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為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

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莽日抱孺子會群

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師古

曰祿父紂子也交讀曰甫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

况臣莽之斗筭。師古曰斗筭自喻材器小也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

聖德。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曰。師古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三監淮夷叛周公作大誥莽自

比周公故依放其事惟居攝二年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

陸接猶懼此與上莽開之大懼句相應  
陸接此語累數百言總之不出依托周公輔成王之機一句

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應劭曰言以大道告

也。主事不用天降喪于趙傅丁董。應劭曰趙飛燕傅太后丁太后

所弔閔洪惟我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古師

曰洪大也惟思也冲稚也大思幼稚孺子當承繼漢家無竟之歷服行政事予未遭其明怒。能道民於

安。况其能往知天命。師古曰予莽自稱也言不遭遇明智之人以自輔佐而遭百姓於危蓋為謙辭也

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熙嘆辭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

走。師古曰言我當求所以濟度之故奔走盡力不憚勤勞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

師古曰傳讀曰附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師古曰前人謂周公天降威明。用

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師古曰威明猶言明威也太皇太后以丹石

之符。迺詔天明意。詔予即命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反

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與師動眾曰。有大難于西土。西

土人亦不靖。師古曰曰者通翟義之言云爾也於是動嚴鄉侯

信。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師古曰誕大也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

繼按如周公故事與上自比於前人句相顯



我國有皆災使民不安

師古曰皆病也言天所以降威遺德者知國有災病義信皆反天下不安之故也皆

同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

師古曰右讀曰祐粵其聞曰

孟康曰諸

宗室之備有四百人

孟康曰諸劉見在者民獻儀

九萬夫

孟康曰民之表儀謂賢者

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

師古曰我

之備及獻儀者共謀

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

師古曰大事戎事也言人謀既從卜又并

美也

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

卜予惟以汝于伐東郡嚴鄉通播臣

師古曰通亡也播散也

爾國

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諸侯宗

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

師古曰言爾等國君或有言曰禍難既大衆庶不安又劉信國之宗室於孺子

為族父當加禮

帝不違卜

師古曰卜既得吉天命不違

故予為冲人長思

厥難曰烏辱義信所犯誠動慄寡哀哉

師古曰無妻無夫之人亦同受其害故可

予遭天役遭大解難於予身以為孺子不身自卹

師古曰言天以漢家役事還我而令身解其難故我征伐以為孺子除亂非自愛己身也

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

泉陵侯書托以自解

書曰

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上書令莽行天子事

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

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

太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為孝平皇帝

子

師古曰皇太子即謂孺子

年在繼祿宜且為子知為人子道令皇

太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子明辟

師古曰君之事還孺子

熙為我孺子之故

師古曰重歎而言

予惟趙傅丁

董之亂遏絕繼嗣變剝適庶危亂漢朝以成三院

厄字服虔曰厄會也

隊極厥命

師古曰隊隕也極盡也

烏辱害其可不旅

力同心戒之哉

師古曰害讀曰曷曷何也旅陳也

予不敢僭上帝命天休

于安帝室與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

師古曰言天美於與復漢國故

能安受此命

今天其相民况亦惟卜用

師古曰言天道當思助於與復漢國故

太皇太后肇有元城沙鹿之右

師古曰言天道當思助於與復漢國故

陰精女主聖明之祥

李奇曰李親懷元后夢配元生成

在元

陰精女主聖明之祥

李奇曰李親懷元后夢

配元生成



以興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孟康曰民傳祀西王母之應也。神靈

之徵。以祐我帝室。以安我大宗。以紹我後嗣。以繼我漢

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辜不避戚。師古曰其有害國之

正統不尊大緒者當速加刑辟不避親戚夫豈不愛。亦惟帝室。師古曰非不愛此人但為帝室不得止

是以廣立王侯。並建曾玄。俾屏我京師。綏撫宇內。博徵

儒生。講道于廷。論序乖繆。制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

俗。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祧成秩。亡文。孟

曰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太學。尊中宗高宗

之號。服虔曰宣帝元帝也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以受白

虎威勝之瑞。應劭曰元帝誅滅郅支單于懷輯西域時有獻白虎者所以威遠勝猛也天地判合。乾

坤序德。師古曰言元帝既有威德太后又兆符應則是天地乾坤夫妻之義相配合也判之言片也太皇太后臨

政。有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相因而備。河圖雒書。遠

自昆侖。出於重墜。師古曰昆侖河所出重墜洛所出皆有圖書故本言之古讖著言。肆

隆我高宗與太皇太后之瑞以徵天眷之隆不過終上文神靈之徵一段意

今享實。師古曰肆故也言有其識故今當其實此廼皇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

俾我成就洪烈也。烏虜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師古曰言

因此難更以強大爾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

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師古曰言爾當思久舊之人泉陵侯所言爾不能遠省識古事豈知太后之勤乎天

愆勞我成功所。孟康曰天愆勞我國家成功之所在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

之所圖事。師古曰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圖宗之業安帝室所謀之事肆予告我諸侯王公

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師古曰肆陳也陳其理而告之天輔誠辭。師古曰言有至誠之

辭則為天所輔天其累我以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

終。師古曰累託也言不以百姓託我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

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師古曰言天所撫勞我衆衆若有疾苦我曷敢不順祖宗之意休息而輔

助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

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師古曰父有作室之意則子當築堂而構於成之厥父菑。厥子

播而獲之。師古曰父菑菑其田子當布種而收菑之反土為菑一曰田一歲曰菑予害敢不於身



撫祖宗之所受大命

師古曰作室農人猶不弄其本業我於今日不得有避而不征討叛逆也

若祖

宗廼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

師古曰譬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

勸助之弗救其子者正以子惡故也言湯武疾惡其心亦然今所征討不得避親當以公義

烏虜肆哉

師古曰肆陳也勸令

陳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國道明

師古曰

曰道由也言當由於明智之事以助國也

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勉知上帝命

師古曰勉亦道也言當遵道而知天命

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

師古曰粵辭也天道輔誠爾不得改易天命之定

况今天降定于漢國惟大難人習義劉信大逆欲

相伐于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

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改易乃大為艱難以干國

紀是自相謀誅伐其室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習義劉信若嗇夫予害敢

不終予晦

師古曰嗇夫治田志除草穢天之欲喪義天亦惟休于信事亦如之我當順天以終竟田晦之事

天亦惟休于

祖宗予害其極卜害敢不于從

師古曰言天美祖宗之事我何其極卜法敢不往從言必從也

率寧人有旨疆土况今卜并吉

師古曰言循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美疆土况今卜并吉乎言

不可不從也

故予大以爾東征命不替差

師古曰言必信之矣

卜陳惟

凌約言曰誥詞以天字為眼目莽蓋謂此舉身代天工云

王維慎曰詔詞陪擬尙書故願

元警牙

若此

師古曰卜兆陳列惟如此

廼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當反位孺

子之意還封譚為明告里附城

師古曰明告者以其出使能明告諭於外也附外也如古附庸

也諸將東至陳留菑

孟康曰菑故魏國在梁後屬陳留今日考城

與義會戰破

之斬劉瓚首莽大喜復下詔曰太皇太后遭家不造國

統三絕

師古曰謂成帝哀帝平帝皆無子也

絕輒復續恩莫厚焉信莫立焉孝

平皇帝短命蚤崩幼嗣孺冲詔予居攝予承明詔奉社

稷之任持大宗之重養六尺之託受天下之寄戰戰兢

兢不敢安息伏念太皇太后惟經藝分析王道離散

師古曰惟

思也漢家制作之業獨未成就故博徵儒士大興典制

備物致用立功成器以為天下利王道粲然基業既著

千載之廢百世之遺於今廼成道德庶幾於唐虞功烈

比齊於殷周今翟義劉信等謀反大逆流言惑眾欲以

篡位賊害我孺子罪深於管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



隆按莽所為語  
詞合次莽傳恐  
不宜詳綴于此

平王雲不孝不謹。親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師古曰鉅鼠大也莽呼其父曰鉅鼠也後雲竟坐大逆誅死。義父故丞相方進險誅陰賊。兄宜靜言令色。外巧內嫉。師古曰言其陽為安靜之所殺鄉邑汝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二家。迷惑相得。此時命當殄。天所滅也。義始發兵。上書言宇信等與東平相輔謀反。師古曰輔者東平王相之名也執捕械繫。欲以威民。先自相被。以反逆大惡。轉相捕械。此其破殄之明證也。已捕斬斷信二子。穀鄉侯章。德廣侯鮪。義母練。兄宜。親屬二十四人。皆磔暴于長安都市四通之衢。當其斬時。觀者重疊。天氣和清。可謂當矣。命遣大將軍共行皇天之罰。討海內之讐。功效著焉。予甚嘉之。司馬法不云乎。賞不踰時。欲民速觀。為善之利也。今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為列侯。戶邑之數別下。遣使者持黃金印。赤鞞。朱輪。

隆按不見陳豐  
下落何也  
王維曰追叙  
三輔盜賊及益  
州蠻夷兩段蓋  
聞翟義而起者  
故波及之且為  
詔文張本

車。即軍中拜授。服虔曰。綬即今之綬也。師古曰。鞞所以繫印也。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圍城。破之。義與劉信。奔軍庸亡。孟康曰。謂挺身逃亡如奴庸也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初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僚令。師古曰。僚讀曰郎劫略吏民。衆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晝夜抱孺子禱宗廟。復拜衛尉王級為虎賁將軍。大鴻臚望鄉侯閻遷為折衝將軍。與甄邯王晏西擊趙明等。正月。虎牙將軍王邑等自關東還。便引兵西。彊弩將軍王駿以無功免。揚武將軍劉歆歸故官。復以邑弟侍中王奇為揚武將軍。城門將軍趙恢為彊弩將軍。中郎將李琴為厭難將軍。師古曰。琴音所林反復將兵西。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



隆按不直曰大  
得天人之助而  
曰自謂不曰遂  
即位而曰遂即  
真班氏用斷語  
琅東上文有無  
限含書  
又按捕入劉立  
報怨一段結前  
捕立案

隆按點出後母  
應前案

饗將帥。大封拜。先是益州蠻夷。及金城塞外羌反畔。時州郡擊破之。莽廼并錄。以小大為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真矣。初義所收。宛令劉立聞義舉兵。上書願備軍吏。為國討賊。內報私怨。莽擢立為陳留太守。封明德侯。始義兄宜居長安。先義未發。家數有怪。師古曰。言義未發兵之前。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宜教授諸生。滿堂有狗從外人。齧其中庭羣雁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宜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傲儻。師古曰。傲音土歷反。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為而大禍至也。太夫人可歸為弄去。宜家者以避害。師古曰。言歸其本族。自絕於翟氏。母不肯去。後數月敗。莽盡壞義第宅。汗

池之。師古曰。汗停水也。音烏。發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

樞。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淳如

封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師古曰。此左傳載楚莊王之辭也。醜大

信翟義。諱逆作亂于東。而芒竹羣盜趙明霍鴻造逆西

土。師古曰。芒竹在盤屋南界。芒水之曲。而多竹林也。即今司竹園是其地矣。芒音亡。遣武將征討。咸伏

其辜。惟信義等始發。自濮陽。結姦無鹽。珍滅於圍。趙明

依阻槐里環隄。師古曰。槐里縣界。其中有環曲之隄。而明依之以自固也。霍鴻負倚盤屋

芒竹。師古曰。負恃也。咸用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逆賊之疆

鯢。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圍槐里。盤屋凡五所。各方

六丈。高六尺。築為武軍。封以為大戮。薦樹之棘。師古曰。薦重也。

也。建表木高丈六尺。師古曰。表者所以標明也。書曰。反虜逆賊。疆鯢在

也。建表木高丈六尺。師古曰。表者所以標明也。書曰。反虜逆賊。疆鯢在



隆按未復追叙  
方進決陂一節  
為結案其意若  
謂翟氏受禍之  
慘蓋有自云

隆按翟義此舉  
即亡益於敵然  
亦足以暴莽之  
患於天下而激  
天下社亂臣賊  
子之忠憤者未  
必非其力也觀  
其言曰設令時  
命不成就則埋  
名猶可以不慙  
于先帝然則義  
豈不量力者哉  
成敗未可論人  
也

所長吏常以秋循行。勿令壞敗。以懲淫慝焉。初汝南舊

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饒。師古曰鴻隙陂名藉其溉灌及魚鼈菑滯之利以多財用成帝時關

東數水。陂溢為害。方進為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

行視。以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

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

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迫怨方進。童謠曰。壞

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師古曰言田無溉灌不生秋稻又無黍稷但有豆及芋也豆食

者豆為飯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師古曰事之反覆無常言禍兮福所倚誰云者。

兩黃鵠。師古曰託言有神來告之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

身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資

育。奚益於敵。師古曰資謂夏育皆古之勇士言得之無益不能敵莽也資音奔義不量力。

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

漢書評林卷之八十四終

186  
50  
31



